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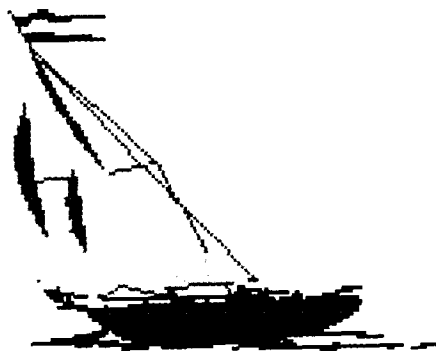
鹏城水魂

林下风

'99 深圳文丛

鹏城水魂

林下风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引 子

这是讲述大鹏腾飞的故事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描写“鹏之徒於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，多么壮丽的图景啊！

深圳横空出世，在珠江口崛起时，惊世骇俗，人们也看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——鹏城水魂。

有两则古代神话，让深圳人刻骨铭心。

鲧禹治水

洪水滔天，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。鲧复生禹，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

——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——

后羿射日

逮至尧之时，十日并出，焦禾稼，杀草木，而民无以食。蚩齿、九婴、大风、封豨、脩蛇，皆为民害。尧乃使羿诛蚩齿于畴华之野，杀九婴于凶水之上，缴大风于青邱之泽，上射十日而下杀猼訑，断脩蛇于洞庭，禽封豨于桑林。万民皆喜，置尧以为天子。

——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——

神话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，历史却是一面镜子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，也是一部与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。几千年来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凡善治国者，都以大禹制服洪水、后羿驱除旱魔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为榜样，治水害、抗旱魔、兴水利。深圳人在构筑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进程中，筚路蓝缕，经历了水与火的洗礼之后，也把神话变为现实。难怪，深圳人由衷之言发自肺腑：

“没有深圳今日的水务，就没有深圳今日的翘楚！”

深圳人的匆匆脚步，伴随声声赞叹，一代大禹传人，潇潇洒洒地走来。是呀，继往开来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，多少人用汗水浇出的硕果啊。一九九八年夏，又一轮接力跑开始了。深圳水务局局长梁明调任市政协政法委主任，黄添元出任深圳市水务局局长这一要职。新老局长在举国增援长江、嫩江的抗洪行动中交接，深感肩上担子重千钧。千古伟业，费尽无数心力，铸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时代，都能在这辉煌中找到闪光点。于是，我们跟随着这脚步，走进深圳的历史长河，采撷激流中盛开的朵朵浪花……

第一章 大鹏湾涛声

一 神奇的热土

大海扬波，沧海桑田。

祖国南疆，在北接东莞、惠阳，东临大鹏湾，西连珠江口，面对南海的烟波，陆海之间，嵌着两颗璀璨的明珠——香港和深圳。

香港、九龙、深圳的名字联缀在一起，便有了一片神奇的热土。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，有着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。

七百多年前，南宋皇帝的一个梦，给这方热土带来发达的征兆。

一二七六年，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，铁骑万里，势如破竹，迫使宋室君臣开始了一段抗元逃亡史。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等抗元名将，护卫着度宗的长子益王昀和他的异母弟广王昺，以及昺的母亲杨淑妃和她的弟弟杨亮节等南宋皇室，一路向南转移，辗转于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。这一年的农历五月，陈宜中、张世杰在福州拥益王昀为帝，改年号为“景炎”。接

着，南撤广东饶平、南澳，尔后沿海南进，向潮阳、陆丰、梅蔚山、官富山、荃湾、虎门等地转移。一二七七年十二月，赵昀君臣逃到大横琴岛时，突然遇到飓风，帝惊吓得病，翌年四月死于逃亡途中的大屿山。赵昀继承帝位之后，改年号为“祥兴”，再逃到新会崖门。于是，在紧扼银洲湖入黄茅海的狭窄通道上，集结了两千多艘战船，构成海上连城，组织护驾军进行防御。一二七九年三月十九日，在崖门海面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海战。南宋护驾军孤军无援，寡不敌众，终于被元军击败。眼看大势已去，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昀投海自尽，宋朝就灭亡了。文天祥在五坡岭战败被俘，押往崖山途经珠江口伶仃洋时，写下了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伶仃洋里叹伶仃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绝唱。为了纪念这位先贤，文氏后代在南头建有信国公文氏祠。

传说，年仅八岁的赵昀登基后，曾经做过一个梦，说逃到那个有九条龙的地方，便可驻下来重建帝室，恢复宋皇朝。因此，在南逃途中，尽管元军穷追不舍，他们还是不忘寻找九条龙的地方。他们逃到官富山——现在的香港九龙——的时候，依山踞险，建有行宫。然而，尽管这个海滨半岛山脉绵延，但数来数去，毕竟只有八座山，才有八条龙呀。还是舍此而逃，终于灭亡。其实，这是忘记把宋帝这条龙也加上去，“九龙”的名字便由此而来。香港人很看重这段宋史，更喜欢这个传说，这是一种先兆呀。人们深信不疑地断定，既是可以建都的地方，日后必有繁荣发达之时。岁月流年，几百年后，香港和深圳先后崛起了。珠江口双珠相映，虽说是历史的必然，似乎也是一种印证。于是，世人的眼光，都投向大鹏湾畔的这块热土。

“香港”这个名称，有从“莞香”或“香港村”而来的两

种说法。

香港曾属广东省东莞县。从前，东莞以出产香料著名，称为“莞香”。当时的莞香，多数由东莞运到九龙，再渡海到香港仔集中，然后装上大眼鸡船，沿海北进，向各省及日本倾销。由于这些香料都集中在这个港口起运，所以就把这个港口称为“香港”了。

另有一种说法，香港这一名称，是从“香港村”而来。据《新安县志》所说，“香港村”就是现在的“香港仔”，原属官富司（九龙）所管。村子不大，却有一条泉水流入海，而且是一个小港口。船上的水手们发现，这里的泉水甘香可口，便常来这里汲水上船充当饮料。天长日久，船老大们便把这条泉水称为“香江”，这个港口也称为“香港”了。

公元一三九四年，明王朝在现今南头古城，建筑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城，管辖东自陆丰碣石，西到上川岛的六处汛地，同时在大鹏岭下建立了大鹏守御千户所。于是，这里成为岭南著名的海防军事重镇，有着“虎门外卫省会屏藩”之称。“深圳”这一名字的出现，便闪烁着海防的刀光剑影。

清初顺治年间，为了防止郑成功的海上武装及明代遗民利用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，清廷颁布了“禁海令”，严禁海上贸易。由于令出不能禁止，顺治帝于公元一六六一年使出毒招，发布了“迁界令”，命令由山东至广东的东南沿海五省的沿海居民，一律内迁五十里。翌年，康熙皇帝登基，勒令广东沿海二十四州县动迁，附近海岛洲港也不例外，东莞、新安也在劫难逃。康熙三年，清廷又下令再内迁三十里，除已迁州县的人民再内迁外，还波及原来未迁之州县。正如《广东新语》所述，由于只限“期三日尽夷其地，空其人民”，对一时不愿迁走者，进行残酷屠杀，造成仓惶逃难者，“弃资携累，仓卒

奔逃，野处露凄，死亡载道者，以数十万计”。

由于一迁再迁，新安县也一度并入东莞。出自军事上的需要，清政府“筑墩楼，树椿栅”，先后在这里修筑了深圳、盐田、大梅沙、小梅沙等墩台，以利举烽火行边报。这时，深圳这一名字，在史册上出现了。

香港、九龙、深圳这些名字的出现，各有由来，而这些名字还未出现时，远在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的祖先便在这里从事农耕、狩猎、捕捞了……香港附近的青山，早在公元四二八年的刘宋时代，僧人“杯渡禅师”便在这里居住修行。在青山与麒麟山之间的屯门，唐、宋年间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要道。九龙新界上水金钱村西有两座宋墓，荃湾、柴湾角村有一座邓氏三世祖墓，碑记：“宋诰封承直邓旭墓”，四世祖就是邓符协，墓在元朗横州村的丫髻山，证实宋代江西邓氏已落籍于此。若干年后，邓氏后人便在这里领导反对英国人强租“新界”的斗争……

清廷野蛮残暴的迁界政策，激起了广东沿海人民的强烈反抗。广东巡抚王来任体谅民艰，上疏请求复界。延续二十三年的迁界暴政，直至清廷平定台湾之后，才于公元一六八四年宣布废止。此后，为了恢复生产，清政府采取特殊政策，免地租，送耕牛，送谷种，允许人民复界开垦。于是，不仅有许多人恢复原籍，大批客籍居民也纷纷迁来屯垦。十八世纪初叶的康熙年间，清政府还派兵驻守香港，准许内地人民迁到岛上居住，允许缴纳地税，领地耕种。从此，各地迁来岛上居住谋生的人越来越多，本地人、客家人、福佬人和水上居民，相继涌入香港。

在祖国南疆的这片神奇热土上，历史还曾在这里留下辉煌的“深圳金三枪”！

公元一五二一年，深圳地区打响了中国历史上抗击欧洲殖民者的第一枪；

公元一八三九年九月四日，大鵬营水师在新安九龙山洋面，打响了鸦片战争第一枪；

一九〇〇年十月八日，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，率领三合会六百多人在三洲田起义，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。

.....

历史为我们撩开这片热土的面纱，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以来，香港和深圳便在抗争中浮沉。

二 国门保卫战

十六世纪初叶，一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，开始向东方进行海盗式掠夺和殖民扩张，最早来到广东的是葡萄牙人。公元一五一四年，葡萄牙人首次航行到广东屯门，并派船到广东沿海活动。

明清时代，香港一带已是中外交通要道，外国船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门以抵珠江，南头成为全广门户。为了镇守国门，防御外敌入侵，明朝水军设立南头水寨，为广东六大水寨之一。公元一五一七年，葡萄牙人到达屯门岛之后，以“朝贡贸易”的名义，要求过关进入内河。在未获批准之前，他们便强行闯入内河，直至广州城下，请求朝贡通商。他们还贿赂权贵，同时武装占据屯门，擅自“盖居树栅，持火铳以自固”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在广州和东莞进行海盗式抢掠活动，“剽劫行旅”，“掠买良民”，干起拦路抢劫、拐卖人口的勾当。殖民

者的海盗行为，激起广东人民的愤怒，终于触发了驱逐葡萄牙殖民者的屯门之战。

为了打击葡萄牙人亦盗亦商的海盗商人行径，牢牢守住国门，公元一五二一年，明军海道副使汪铤率领水军，在南头军民的配合下，发动屯门之役。他们水陆同时行动：陆上用枯柴和干荻草，淋上油脂，因风纵火，烧毁殖民者的陆上营寨；选派习水性者潜入水中，凿沉葡船。这是深港军民联合作战，取得了反抗欧洲殖民侵略战争第一仗的胜利。后来，葡萄牙人几经转移周折，把目标转向澳门……

广州，中国老资格的外贸港口，自秦汉以降，长久不衰。

历史进入十九世纪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，加紧对东方的殖民扩张，炮口自然对准广州的大门。首先，发射进来的炮弹，竟是走私毒品——鸦片！

深港地区，扼住广州咽喉，注定要多事了。

清初奉行的愚昧主义闭关政策，以及乾隆年间的一七五六年，关闭全国其他海关，独留广州一个口岸，给殖民扩张有了可乘之机。他们透过广州这个窗口，看清了清帝国的虚弱本质。于是，通过武装走私和贿赂清政府官吏，把大量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，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。

尽管清廷一再重申禁止鸦片输入，但官吏受贿赂，成了保护伞，造成鸦片输入有增无减。广东采取严厉措施禁烟后，于一八二一年封锁了走私鸦片的集散地黄埔和澳门，惩办了行商、屯户。外国鸦片贩子，便把鸦片贸易从黄埔移往珠江口外的伶仃洋面。英国人侵占了与南头遥遥相对的内伶仃岛，作为屯集和走私鸦片的基地，并由兵船保护，和中国南头水兵形成对峙之势。

原来，清政府曾在南头设立总兵，并派遣水师营进驻，在

南头、赤湾、沱泞、九龙等地设置炮台。在九龙、东涌等处还增设城寨，并派大鹏协水师副将进驻新安九龙。

随着鸦片贸易的受阻，偷偷摸摸的鸦片贸易，已不能满足殖民者的欲望，一场由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古老的天朝帝国的战争，正在加快进行。珠江口外两军对峙，发生多次由英军挑起的磨擦，深港海面上，终于响起了鸦片战争第一枪。

鸦片泛滥，国贫民弱，直接威胁着清朝的封建统治。统治集团内部的严禁派与弛禁派经过数年论争之后，道光皇帝终于倾向禁烟。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力主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节制广东水师，到广东查禁鸦片。

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，林则徐到达广州，与两广总督邓廷桢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，用内外结合的禁烟办法，双管齐下。对内惩办受贿脏官，查拿烟贩，严禁吸烟，收缴烟土、烟枪；对外谕令外国商人，将趸船上所存鸦片，造具清册，尽数缴官，并出具甘结，声明“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，如有带来，一经查出，货尽没官，人即正法”。为了表示禁绝鸦片的决心，林则徐庄严地宣称：“若鸦片一日未绝，本大臣一日不回”。气正词严，掷地有声，威摄敌胆，万众雀跃欢呼。

然而，见利忘义的殖民者不愿就范。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，公开破坏禁烟，阻止外商缴烟，还让一些英船开赴香港。当他们对抗的阴谋不能得逞时，又变换手法，想把清政府惩处不法外商的缴烟问题，转化为两国的国家关系问题。

尽管不法外商花样百出，林则徐禁烟毫不手软。他到任不足三个月，便迫使英、美鸦片贩子交出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，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虎门销烟的壮举。

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，虎门海边虽说警戒森严，却是万众

云集，不少外国人也跻身其中，热闹非凡。海滩上已静卧着三个长宽十五丈的销烟池，池中引入卤水，等待着一个庄严时刻。林则徐亲率文武官员来了，在他们的监督下，两万多箱鸦片被切碎投入池中，激起沸腾的水泡和轻烟。这一果敢行动，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气焰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，使销烟现场一片欢腾。消息传到新安，新安人民击鼓舞狮，燃放鞭炮，庆贺虎门销烟。然而，英国人不甘善罢甘休，处心积虑地挑衅滋事。这一年九月四日下午，集结在九龙山炮台洋面的多艘英舰，向在该处的中国水师船只发动突然袭击。大鹏营参将赖恩爵，率领水师船官兵英勇反击。鸦片战争的第一枪，便在这里打响了。

在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叫嚣声中，英内阁决定发动侵华战争。一八四〇年，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。

鸦片战争一开始，广东军民同仇敌忾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国门保卫战，取得了一定的胜利。然而，由于腐败的清政府自毁海防，终于被英国人的坚舰利炮轰开国门，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，丧权辱国。

鸦片战争失败后，清政府被迫于一八四二年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将原属新安县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。一八六〇年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，清廷又被迫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给英国。公元一八九八年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，英国又乘机强迫清政府订立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，将“新界”租借给英国，租期九十九年。

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，中国人民从来都不予承认。然而，在积贫日甚，任人宰割的旧中国，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谈何容易！

三 巨人的声音

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零时零分，全世界的目光对准一个地方——香港。

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灯火辉煌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，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。大会堂内全体肃立，几千双眼睛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行注目礼。这是中华民族长期盼望的一个瞬间，这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这里庄严宣告：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，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，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。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，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，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

庄严的宣告，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，又通过电波传遍祖国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、澳门和台湾，传向世界的四面八方……

与此同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添马舰营区冉冉升起，从而向全世界昭示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已接管了香港的防务……

香江逢盛事，珠水涌欢波。

在这庄严时刻，人们的脑际回响着“香港是中国的领土，我们一定要收回的”，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斩钉截铁的声音啊！邓小平与人民同在，于是，人们回首香港的漫漫回归路，仿佛

又看到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在谈判桌上的交锋。

自古以来，香港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即使是在旧中国，历届政府也未曾放弃过统一祖国、收回香港的愿望和努力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政府曾多次阐明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：香港是中国的领土，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。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，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，通过谈判和平解决，在未解决之前，暂时维持现状。同时，中国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政策在政治上稳定香港，在经济上支持香港，为日后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创造条件。建国初期，毛泽东同志说过，对香港问题“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”。七十年代之后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，毛泽东已把实现香港回归的思想渐渐提上了日程。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、保守党领袖希思，在谈到香港的将来时两人均同意：“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。”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谈论香港的回归问题。毛泽东对实现香港回归的时间和方式已十分明确：时间即一九九七年，方式即平稳的交接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以“一国两制”方针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的构想开始形成并不断完善；由于“新界”的九十九年租期届满临近，英国方面也在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。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，以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率领的英国代表团抵达中国。英国人的这次来访，议程安排了不少，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。从代表团的庞大阵容和访问时间的选择，不难看出英国人是有所备而来的。

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心里明白，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决心早已定下。邓小平已对全世界宣布，解决台湾问题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。此后，英国香港总督、英国外交大臣以及前首相爱德华·希思先后访问北京，邓小平三次接见谈话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这种决心，并表明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可以适用于香港的思路。

摸到这个底之后，用何种方式来解决呢？铁娘子思谋开了。她以自己的强硬精明和西方强权政治的思维定势，把三个不平等条约中的“割让”和“租借”区分开来。撒切尔夫人清楚，如果失去近千平方公里的“新界”为依托，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两小块弹丸之地便难生存下去。如果用“港九”的主权换“新界”的治权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将照样在香港飘扬。于是，铁娘子拨开了如意算盘：两权分离，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，保留对香港的实际管理权。

打定这个主意之后，撒切尔夫人便费尽一番苦心，找到自认合适的机会。八十年代初，铁娘子动用强大的海空军，将远离英国本土千里之遥的马尔维纳斯岛从阿根廷手中再夺回来，惟一的理由就是保护国际条约的合法性，既成事实，不容改变。在马尔维纳斯之战胜利后，挟着胜利者的余威，撒切尔带着庞大的代表团到中国来了。这一行动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——撒切尔想把中国当作服输的阿根廷，把香港当作中国的马尔维纳斯岛。

铁腕人物撒切尔夫人失算啦！她万万没有料到，她的谈判对手是一个“钢铁公司”呢！

九月二十四日，星期五。

这一天，穿戴华贵、气宇轩昂的撒切尔夫人出现在谈判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前时，因为她没有看到主人在“早早

地”恭候而面带不悦时，突然大门洞开，邓小平不卑不亢地走上前来向她表示欢迎。

中英两国领导人会面了。

对这种恰到好处的礼节，铁娘子硬是愣了一下，然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说道：“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，看到你很高兴。”没有任何外交惯用的礼仪词语，也不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。

邓小平微笑着，对失礼的撒切尔夫人回敬道：“是呀，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，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。欢迎你来呀！”

会谈开始了，自然直奔主题。

有备而来的撒切尔夫人，以一种稳操胜券的心情，打出了她第一张牌。铁娘子大谈历史，大谈三个不平等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，一九九七年以后英国对香港还将继续进行管辖。是呀，如果第一张牌赢了，以“主权”换“治权”的牌便好打了。

这时，邓小平的脸色凝重了，斩钉截铁地回敬道：“香港是中国的领土，我们一定要收回的。时间可以定在一九九七年。”接着，邓小平又说：“关于主权问题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。坦率地讲，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”。明明白白，不留余地。

眼见第一张牌被压住，撒切尔夫人露出惊愕神色。

邓小平还怕撒切尔夫人听不明白，因而进一步补充说：“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，而且包括香港、九龙。”话说到这里，已经再明白不过了。就是说，三个不平等条约都在废止之列！

仿佛是当头一棒，撒切尔夫人被打得晕头转向。她万万没

有料到，费尽心力打出的第一张牌，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吃掉了。铁娘子自认为是连环套的第一个结解不开，后面也就无戏了。

邓小平既然把话说白了，表情也便和缓下来。他觉察到撒切尔夫人表情的异样，有意用轻松委婉的语言，巧妙地把解放三十三年中国对香港的态度说成是对香港的“等待”。邓小平说：“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，再加上十五年，就是四十八年，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。”邓小平充满感情地继续说：“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，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，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。如果不收回，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，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！”“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，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，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，自动退出政治舞台，没有别的选择。”

这一番话，与其说是让撒切尔夫人体谅他的难处，倒不如说是提醒一下她，当今的中国政府已经不是晚清政府了，表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，是历史的惟一选择。

邓小平进而列举本世纪中外收回主权的实例：苏联租借旅顺港本应三十年，不到五年时间便被中国人民收回了；印度收复被前殖民者荷兰占据的果阿，连招呼也没打，把军队开进去就成了。邓小平以此开导铁娘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要打错算盘。

“铁腕人物”遇上“钢铁公司”，铁娘子注定要败下阵来。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思路，把撒切尔夫人抛过来的香港问题，一分为三，即主权、过渡期、回归后管理，分别作了阐述。

对主权问题，邓小平已开宗明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关于过渡时期安排及谈判时限，敲定在两年之内，邓小平说：“我们